

从农民工到中医医师，打工诗歌见证了什么？

周倩

文学爱好者出书，在当今社会早已不罕见。在一次地方组织的诗歌节活动上，一位农民拿着自己的三本诗歌集参加活动，他说在当地，农民出书的很多，他们村里就有好几位。“花个两三万元出本书，对于富裕的农民来说，不算什么。”当地一位宣传干事说。

然而，打工诗人出书，却不容易。早几年的《中国打工诗歌精选》就因为经费紧张不能再继续出版，着实可惜。尤其是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认同，打工诗歌就像一面镜子，是对几亿打工者几十年来从农村到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。

凹汉，作为早期打工诗人之一，他的诗集《光是孤独的》的出版，无疑是对打工诗歌的一次更新的诠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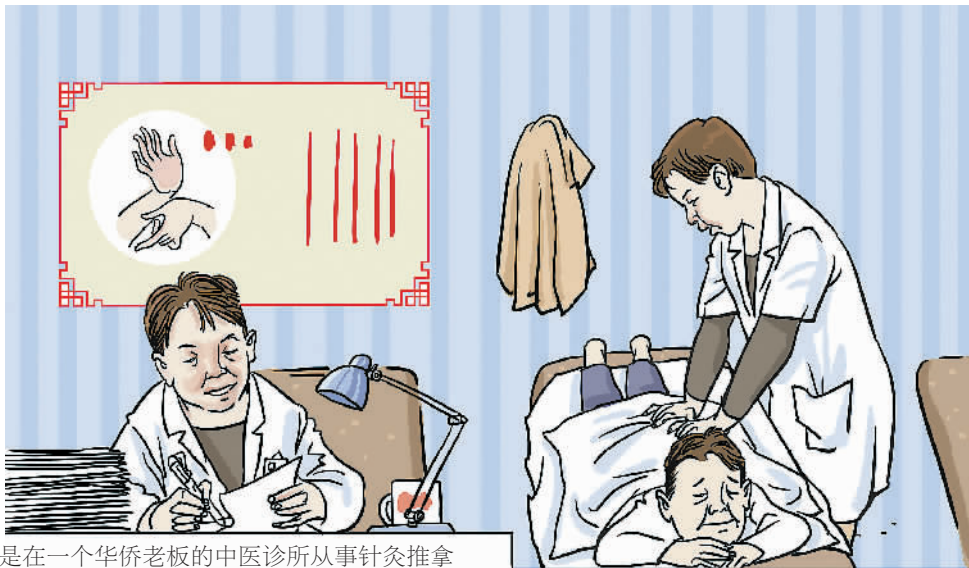
工地上走出的中医医师

用一生都洗不尽的黧黑
覆盖山外花花绿绿，霓虹灯下的流光溢彩
用一根触须扎进细胞的力量
挡住比他强大数倍的城市摩天大楼
或从一个媚眼抛来的妩媚妖娆
一根触须抵达朗朗晴空，另一根深入巴山绵延
——《一只用触须叩响大地的蚂蚁》

“蚂蚁”是打工诗人们比较喜爱的代言者之一。在许多打工诗人的诗句中，都会频繁出现“蚂蚁”的字眼。因为蚂蚁“那么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无名……只剩下原始想法：一点点的面包屑填饱肚子”。在这群中国特有的、介于“农民”和“工人”身份之间的敏感群体看来，他们自身的存在也像这无数只忙忙碌碌、渺小的身影一般在大地上来回漂泊、迁徙。

凹汉，本名陈传贵，“年少时家里贫穷选择外出打工，我在青岛一待就是十几年，在自己学历与能力受限的情况下，看上去什么工作挣钱多点就做什么。”这个从大巴山走出的农民，平铺直叙地说起在青岛打工的日子。为了生存，他在青岛从事过公司文员、内刊编辑、机械维修等工作。

2005年开始，凹汉做起了推拿按摩职业，“一直有这个手艺，2011年考取了按摩师职业资格证书四级。”在青岛某推拿中医馆从事针灸推拿有一段时期后，凹汉被中学校老师推荐去印尼打工。“我在印尼打工，也



漫画 赵春青

是在一个华侨老板的中医诊所从事针灸推拿工作。在印尼打工时，平时白天苦点累点也不觉得什么，但每到晚上回宿舍及节假日，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思乡之情。”在印尼的那段日子，凹汉偶尔会给《工人日报》家园版投稿，也会附带说几句自己的心情，短短几句交流，他总是把国外的打工生活轻描淡写地略过，思念家乡、亲人，却是难掩之痛。

真实的世界，真实的诗歌

“十二月，相对于印尼苏门答腊省棉兰市中国是北、重庆是北、忠县是北大巴山上无边的草木虫鸣都是北……

因为这里，十二月的白天还艳阳高照
只有夜晚的雨水落打在心的秋池
秋思才会铺满大巴山，每一个山岗”
——《十二月，夜雨寄北》

2014年因为母亲胃癌晚期去世，凹汉从印尼回到重庆，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努力，还专门进修过针灸其他针法、脊柱矫正、关节复位、小针刀、银质针、神经阻滞等治疗技术，2018年考取中医医师执业资格证。

如果说从医，是为了生存，那么文学，就是支撑凹汉这些年漂泊在外的精神寄托。“在阅读及出门打工的日子里，我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学爱好青年。我把很多时间与精力都放在阅读与写作方面。”凹汉说他是一

个容易投入进文学作品场景的人，读深了就把自己当成里面的主人公一样，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·麦卡洛的《荆棘鸟》。

“我永远都会记着《荆棘鸟》的开头是这么讲的：有一个传说，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，它一生只唱一次，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。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，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，直到如愿以偿，才歇息下来。然后，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、最尖的荆棘上，便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了歌喉。在奄奄一息的时刻，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，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。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，曲终而命竭。然而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，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。”凹汉说，他欣赏《荆棘鸟》是因为书中字里行间时刻体现生活的精彩细节，故事只尊重于自己内心。读来真实、坦诚。

真实，应该是打工诗人们最珍惜的，也是打工诗歌最珍贵、最吸引读者的地方。他们远离家园、远离亲人，他们建造了都市却又生活在都市的边缘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，他们感受到都市的繁华，见过“世面”，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农民”，却无法排除“异乡人”的烙印。他们写乡土，有别于高高在上的“田园牧歌”笔调，更不是观光采风式的随笔，他们

是在眷恋故土、思念亲人。

生活的压力，生命的意义

“在重庆这个越来越大的直辖市
很多美女、帅哥
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山村留守
苍老与孤独、悲凉
——《在重庆对比年华》。

在打工的十几年时间里，凹汉经历了母亲去世、与妻子离婚、身负债务独自抚养两个女儿。“母亲去世之后我回到重庆忠县老家，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，因为父亲也老了，后半生想多陪陪他和家人，决定不在跑到远方打工了。”

如今的凹汉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活，成为县级某医院康复疼痛科的一名中医，在老家站稳脚跟，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活。

凹汉说，他是从农村山沟里走出来的，吃过很多苦，也感受过生活的艰辛不易。从医以后，每天面对病人的痛苦诉求，看到病人与疾病斗争的顽强意志，尤面对病人的死亡，心里总有一种愧疚与无力，每当静下心来会情不自禁写出与生命相关的分行文字。

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，凹汉，作为一名疼痛科中医医师，一直都在坚持上班。工作之余，他每天都在关注疫情，浏览大量信息阅读相关文章。他说：“说实话，这次疫情暴发后，国家迅速集结全国医疗队伍抵达武汉增援帮助，这种巨大力量还是让我很震撼的。太多感人肺腑的细节，让我有流泪的冲动。”为此他写下了《刺痛——献给在武汉奋战的全体医护人员》等诗歌。

作为一名医生，在病人的疾患痛苦面前，最能体会到健康是福、平安是福的真正含义。对于将来，凹汉没有太多思考与寄托，“毕竟生活的压力还是蛮大的，踏踏实实当好一名医生攻克疼痛顽疾的同时，业余时间阅读医学、文学。”

和凹汉一样，存在于中国几亿农民工之中的打工诗人们的生活重心一直都是工作、挣钱、养家。而文学，是他们在繁重的打工生活之余，不可或缺的一位老朋友。

在文学的天地里，他们可以哭、可以笑、可以骂，思念故乡与亲人、记录生活、承载生命的喜与痛。

鼠机动灵活，生存能力强，排在十二生肖之首，可是由于名声不好，古往今来的画家很少画它，即使需要，大多画个松鼠代之，可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却擅长画鼠，使“人人喊打”的鼠辈登上大雅之堂，这可能是他属鼠的缘故吧。齐白石生在湖南湘潭农村，当过农民，做过木匠，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使他的画很接地气。在他的笔下，鼠辈们灵性十足，生动鲜活，或活泼可爱，或狡黠刁滑，或贪婪可笑，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幽默调侃妙趣横生。

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哭着喊着叫奶奶，奶奶奶奶你快来。奶奶听了跑过来，不哭不哭宝宝乖，灯台不高不用怕，咕噜一滚就下来。”这是民间普遍传唱的童谣《小老鼠上灯台》，曲调活泼生动、朗朗上口。看来老鼠和灯有着不解之缘，所以齐白石画鼠大多和灯有关。如《鼠辈倾灯图》，画面很简单，一盏油灯，光线昏暗，一只老鼠俯卧于灯前，尾巴高高翘起，仰望油灯，觊觎灯油，其贪婪之心暴露无遗。左侧题诗一首：“肆暴倾灯我欲愁，寒门能有几钱油。从兹冒黑扣床睡，谁与书田护指头。”后两题字为：“一日画鼠辈倾灯图二幅，此诗亦书第二回。白石山翁。”此图应作于1930年代，通过揭露老鼠倾灯偷油的行径，表达了对百姓艰辛生活的同情，发出“寒门能有几钱油”的无奈感慨。画面右上部大片的留白，给观者以浮想的空间。

齐白石的《油灯猫鼠图》，是中国嘉德从海外征集到的画作，此前为日本“雪江堂”所藏。画面上，地上立着一根长竿，上悬一盏油灯，一只老鼠蹲于其上，贪心地盯着灯油，又惧怕地上的“老对手”猫，心有余悸。猫雄踞于长竿之下，抬头仰望上面的老鼠，欲捕而食之，以裹辘辘饥肠，于是二者形成上下对峙的局面。画面构图简练，构思巧妙，静寂中暗藏杀机，“猫”视眈眈，一场鼠猫大战一触即发。猫和鼠从体积大小和笔墨运用上，也形成了微妙有趣的对比关系，一大一小，一白一黑，对照鲜明。画上的题款也颇值得玩味，诗曰：“昨夜床前点灯早，待我解衣来睡倒。寒门只打一钱油，哪能供得鼠子饱。值有猫儿悄悄来，已经油尽灯枯了。”同样题诗的画还有一幅：油灯下的一只小鼠抬头望着盛满油的灯盏，前脚抬起，跃跃欲试。从题识看作于1948年京西太平桥外，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，齐白石巧妙地讽刺了国民党政府的贪婪成性，横征暴敛。

20世纪30年代，齐白石画了一幅《鼠子啖书图》。一台油灯，火焰微弱，两只老鼠一左一右，趴在一套线装书上，全神贯注，疯狂啖咬，另一只老鼠也想分一杯羹，正向书疾步奔来。三只老鼠画得生动形象，栩栩如生。上面的题款更是有趣：“一日画鼠子啖书图，为同乡人背余袖去。余自颇喜之，遂取纸追摹二幅，此第二也。时居故都西城太平桥外，白石山翁齐璜并记。”画与款相辅相成，珠联璧合，相映成趣，其中寓意，令人遐思：老鼠啖书与同乡偷画，岂不都是“文偷”吗？同属鼠辈尔。

古人云：“耕牛无宿草，仓鼠有余粮。”老鼠成了丰年的象征。齐白石的《丰年多鼠图》可谓笔简意繁。画面左下一束金黄色稻穗横空而出，粒粒饱满，标志着丰收之年。穗下三只老鼠神态各异，翘首以待，目视美食，欢呼雀跃，垂涎欲滴，看它们围绕稻穗上下盘桓，摩拳擦掌，蠢蠢欲动，其神情生动、憨态可掬。另外两只老鼠闻知有美食可餐，争先恐后飞奔而来，看它们长长的尾巴高高飘起，你追我赶，如俗话所云“跑的像一溜烟”，其急不可待、只争分秒之情跃然纸上，活灵活现，呼之欲出，令人忍俊不禁。画面左上方题“丰年多鼠”四个字，其中“鼠”字又画一鼠形代之，真是神来妙思，别致新颖，意趣横生。这幅画虽然寥寥数笔，简洁明了，但不失为一件精品，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妙趣。

最美的人，是你！

广敏

在我心里，
贮藏着，
贮藏着，
许许多多的美丽——
那是，
浩瀚银河星光熠熠；
那是，
巍峨长城绵延万里；
那是，
春花秋月、凤舞杨柳、湖生涟漪；
但，在今天，
在这个冬季，
我又收获了一种别样的美丽，
那是，最美的你！
那里，
是生与死拉锯的“诺曼底”，
那里，
无数求生者选择的是“逃离”，
而你，
毅然决然“逆行”而去，
带着爱与希望，
在那里，擎起了火红的战旗！
逆行，一定是你
白衣天使大爱的开启，
逆行，一定是战士
忠诚于使命的前仆后继。



陈瞳妮

风俗与仪式

欧阳

清明时节正是北京花开的日子，万紫千红的人造自然境界儿，很是吸引当下网居钢筋丛林中的各色人众，平常年头基本不去观望一眼的我，也没忍住，在饱览秀色的闲暇，领略一下飘渺在空气中的花香之气。

漫步在早年整治成公园绿化带的河岸，满眼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多彩花色，北岸是正在盛开的海棠花树，南岸则是海棠和丁香并排，色香俱溢，略有不同的是，因大树对阳光的遮挡，绽放的海棠花朵与含苞欲放的粉红花蕾正共树争艳……

正仰头欣然地移动着，脚下却有烟尘飘升上来，不仅遮挡了我好色的双眼，而且还携带着烟火味驱赶走了花香。

低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缓步移动的脚步搅动起了地上燃烧物的灰烬：显然是某些不准备去扫墓的人——抑或是一些的短距离范围内，居然有两位数以上的燃烧点。这些无序散布在路上的遗存印迹，有的虽然已做了清理，但灰色的影像清晰可见，而一些显然没有清理的，已经被过路的风吹成了难以描述的形状。

时值清明，怀念祭奠故去的亲人自然是应有之义，而烧纸钱，在中国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悼念方式之一。有人说，烧纸实际上就是对逝去前辈、亲人的追思，并非陋习或者封建迷信，而且，此类祭祀方式，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原因是其中蕴含着仪式化的寄托。

客观说，这种说法或有道理。悼念逝者，或者是祈福往生者平安于他们的时间，在人们将意念化为行动的特别时刻，总是需要做点什么的——我们的确需要某种有代表性的仪式化行为（符号），烧纸即是如此。

只是，作为一种风俗，其中的迷信色彩并没有缺席。比如路口、河道边的烧纸寓意，尽管也是历史悠久，但并不意味着有仪式化的意义。而且，这种行为，似乎也没有清明时间的局限，比如“初一、十五”的时段，尤其是新年伊始，一些路口街角的绿地遍布燃烧痕迹，且每每余烬四散。这种固定风俗是否属于仪式化的一种？有很多人显然认为不是。在相关的网络讨论中，不少人就表示反对，认为“路边烧纸是陋习，是最愚蠢的方式”，和真正的烧纸祭祀传统关联并不密切。

是否如反对者所言先存疑。就这个问题我说个亲历的事。某次去找朋友，结果朋友让我跟着去烧纸，我以为要去墓园，末了是走向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，朋友很严肃地画圈烧纸一堆。问及缘由，一是因为前夜梦里老父前来诉说缺钱，二是路口通泰，便于钱财及时送达。

倘若是因为这种事由，研究生学历的朋友是不是真心有点“迷信”了？以我之见，简单归类到迷信恐怕不妥，而当作心理安慰的自我暗示应该更合适。不过既然是寻求安慰，随着绿色殡葬、低碳祭扫以及环保理念的持续提倡，人们可否坦然地“移风易俗”呢？就像晚近发起的网上纪念堂，很多仪式化的方式，都可以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圆满达成，烧香（纸）献花之外，还能为已故亲人设立“恒久”的纪念堂，据说还可以有社区集体公祭，等等。

撇开这些典型的仪式化方式，更重要的，如果真是为了供给美食钱财，虚拟世界的速度当然更快，并且“道路”四通八达，永远不会“塞车”……再说了，如若确实有“平行世界”中的新生活（往生），我以为通过虚拟维度，信息（财物）更容易送达彼岸。

总之，那些仪式化符号的坚守，不管是告慰逝者，还是给生者以欣慰，都可以归属到必须的范畴。但是，作为经年积成的风俗，那些具体的行为范式，有很多是可以移易的——不会减弱人们拜祭先祖、亲人的能量，就像如今很多人用鲜花，而不是宰牲畜祭祀那样。

无论是何种形式，我们真正意义上传承的，是生者心灵的安祥。因之，不仅是仪式，尤其是风俗习惯上，显然可以有纯粹行为举措上的进阶，就以烧纸这种事来说，有个类似公共祭坛的区域——而不是到处画圈乱烧，供后生发送心愿会不会更好呢？

不止这些，实际上我们的很多风俗都可以移易，风俗和仪式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

陋室观复



摄影作品：墨荷

彭学平/人民图片

倔强的父亲

王常婷

我爸年轻时特别犟，到老了，臭脾气收敛一点，可是也没多少亲和力。还是常常为别人卖给他一条不新鲜的鱼、为电梯里小年轻对他不逊的眼神，回来就大发脾气。老妈背地里经常说他是“倔老头子”。

老爸在肝癌晚期时，已经出不了门，在家里勉强能正常起居，思路却极清晰。过去不曾提起的许多事，如今一一道来，历历在目。都说是“人之将逝，其言也真，其行也善”，可老爸忆起的却都是别人的不好。

“你爷爷‘老’了要下葬时，棺材都已经入土了，你二叔还是跳下去，用一块木头把西边的棺木垫高一点。据说这样对他二房好，就不管老大了……”

“你当时也没拦他一下？”老妈在边上插话了。“怎么拦他，难不成兄弟就在那打起来吗？”老爸对老妈的口气从来都是那么凶。

我们对于上一辈人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有点淡忘了。只知道老爸在他壮年时送走了爷爷，回老家盖了大厝，给老二、老三娶了媳妇；在晚年时，作为长子送走年过九旬的老母亲；作为长兄送走了正当壮年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三弟，后来又送走了二弟……每次我们回到老家，认识我们的人很少了，提起我爸的大名，也没几个知道，可如果说是“强（仔）

兄”，多数人都认得，他是村里长兄的标杆。

“在农场机务队，我的技术是最好的，因为要评职务，你张叔故意把我负责的一箱工具藏起来，导致我因为遗失公家财产被处分。你看现在退休的待遇都处处不如人。”老爸在他们那群退役老兵里，他的退休待遇是最低的，这一直是他心里的痛。

“老爸你可别冤枉人，你怎么知道是张叔藏的？而且，前两年张叔从生病到去世，你还忙前忙后的。”“你张叔在医院时告诉我的真相。”老人家竟然是一脸的得意。

有时我总觉得内疚，是不是我们没有告诉他，他得的是绝症，让他误以为来日方长，所以还在较劲。

老人家是在最后一天忽然就说不出话来。也许还有许多好话或者坏话，他来不及告诉我们。那个爱说人坏话的倔老头子走了。

这是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清明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，陵园关闭，原定的清明祭扫只能作罢。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”。也许，这正是老爸所喜欢的。

动笔写这篇文章时，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掉泪，于是就只想着我家老爷子的不好。写完这篇文章，我希望我是笑着的，可是，很不争气的，我已经泪流满面……